

25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8 1932

OhL 1060/A2083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五卷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自致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作泯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絕數千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善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賞議遷之失如何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為而大距何為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夫者也○君實脩資洽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算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及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有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三足之則可死以義三足之則未可死故春秋

書蘇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只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入取子糾殺之此復駁李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集覽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世民及建成敗世民為太子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山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舍事主簿亦召王珪常按於雋州皆以為諫議大夫記曲禮上篇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江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之仇仰無以是乎皇天矣仇之義誓不與仇人俱生也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按春秋傳魯莊八年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及無知載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上入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叔牙言於桓公公以為相○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昇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詠朝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

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
沒不見耳集覽李延壽按唐鑑延壽相州人仕為榮文館學士嘗
政典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帛延壽之陳壽按晉書壽巴西安漢人
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著作即撰三國志
六十五篇待入稱善長事有哀史之才又著者自善傳十餘節行于世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旨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
孔子雖顏子之大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
免者也

張純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怒
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
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

有意矣史公之意欲以告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
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
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
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
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
得以議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而檢左
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
不為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
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為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死罪立後
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為厲
也集覽張純按漢書純杜陵人湯之後安世玄孫也父族為成
帝侍中純衰士光武時更封武始侯嘗將突騎安集荆揚

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朝廷礼仪多所正定後為大司空卒諡曰
恭杜周按漢書周杜術人元封初為廷尉外寬內深其治大放
張湯所為歟後遂捕系弘羊衛皇后昆弟子極其苛酷上以其剛
方無私遷御史大夫子產立公孫洩之義左傳昭七年鄭人殺
鄭良霄襄十三年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即良霄則皆走不知所
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或人伯有介而行曰壬子六年三月
三日余將殺帶也軻帶助子替殺伯有者明年壬寅七月二月
十八日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軻帶卒國人益恨
齊燕平之月七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益恨七年二月子產
立公孫洩及良止伯有之子使有宗廟以抚之乃止子大叔問其
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若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
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然人牛死化曰鬼既生鬼陽
日鬼用物情多則鬼鬼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
其鬼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
止孫子耳之子微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典抑諺曰哀爾國
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文大所馮
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乎○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
為鬼不亦宜乎

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
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須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

曰山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
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
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
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
舊且新唐書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
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集覽卓文君按漢書
王孫之女因琴夜奔司馬相如然騎歸歸成都家徒四壁文君不
樂謂相如曰盍歸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相如從之盡賣車
馬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裋履條器於市中王孫耻之乃
與文君僕百餘錢百萬仍歸成都建元初相如著子孺賦獻帝七
卷之拜為郎
遷文閣公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
○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攷信者

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入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
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
而無首此尚為知所攷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謚不知是
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
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筆高祖紀記迎太公虬稱
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是改之矣左傳
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集覽陳桓公一按左傳桓公名鮑
女故蔡人為他殺五父及初平舜之後也公弟庇其母蔡
公太子免而立他為厲公○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
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
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
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集覽新垣平一按漢書新垣平

帝帝信而悅之拜太中大夫未幾
久告平所言皆詐下吏治斬于市○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

曰伯夷當初何嘗指西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臺左毒縣朝以

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其嘗謂史記恐是個未成

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集覽黃臺

漢高本紀注蔡邕曰天子車奉羽蓋以黃繡為裏是為黃臺黃臺以

弊牛尾為之如斗或在衡上或在左毒縣上號上李斐曰毒縣羽葆幢

也在東與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毒縣七音道○按一

統志漢高祖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五里從關東方家於

此置○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

者相及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集覽高士

傳由字武仲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

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犢飲之

見由洗耳而問其故曰堯欲召我上惡其声是故洗耳也

曰子若處高岸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者

口遂牽犢

上流飲之○或以史遷能賦卜式與桑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

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軍
易行不必上克負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

耶集覽系弘羊按漢書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不用籌筭言
利事折秋毫年十二符中得幸元狩初為治粟都尉領大

農丞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而天下用饒元封中賜爵左庶
長(本于克)按史畧克魏人文侯斯卜相問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

貧思良妻因思良相今所相魏成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君見其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

者足以定之矣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成
所舉也於是乃相成注成文侯弟也 ○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

顯為畿弘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傳而寡要

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

七國之反史記所載其疎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評使不

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

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王於朕兄也惠

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楚王

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此字至晉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

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

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春秋考紀又曰史遷所載皆是隨

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草而啣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

又載與則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集覽啣食其踞洗按漢書食其陳留高陽人商之弟初以儒者
見高帝帝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食其說之帝輒洗近坐問

計遂使說齊下七十餘城及韓信
攻齊上以食其為賣已乃身之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

人做底文章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

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

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其更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為許劭宗胡馬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聖書如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之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之類其多重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

晉人風流趣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集覽按唐書

敬宗字延族杭州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善屬文太宗聞其名署文又字結學士尋除著作休即兼修國史貞觀初駐蹕山破賊命單昭馬前接筆立就帝益愛之由是專得掌誥令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敬宗陰揣其私力贊成之武后德焉遷弘文館大學士子孟嘉按晉書嘉江夏人宗曾孫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為從事亮嘗大會客豫章太守褚裒問嘉安在亮由是益重嘉後為桓溫參軍九日宴龍山風吹帽落嘉不意溫命孫盛為文朝之嘉即為答文甚美四坐嘆賞後遷長史○載記所紀

夷狄祖先之類特其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

謂王伯無甚道夫王伯之不伴猶砥礪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

王駁而伯子亭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

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各多有不同二史各有

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運

教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

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

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二代表

是其陳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

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

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

至武王纔再世爾是又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

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繆及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
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
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
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
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子
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
節亦其可疑者覽淮陰為連敖典客按史記漢元年初淮陰人
歸信從項梁渡淮救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
為連敖典客注連敖典客秦之官名職掌治藏即漢之治粟都尉
也顧師古按唐書師古琅邪臨沂人顧子三十七世孫校定錄
史注班固西漢書修五禮成進子爵終終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弘
文館學士田和字康公通鑑外紀周安王十一年齊田和子其
居貸於海上食一城注和田常曾孫為齊相故田之康遷固之
公名真平公之子安王二十一年卒無子和遂并齊

史大既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氏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都

敗温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
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
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使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
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
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温公於此
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温公平
日耐劇孟不知温公為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
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
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范曄一按南史字蔚
宗順陽人秦之子好學

善文章隸書曉音律宋元嘉初為宣城太守累遷太守營事所著

有後漢書陳平說高祖間楚事通鑑楚漢丁酉年夏四月楚圍
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上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
之臣亞夫輩救人耳行間以疑其心被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十

斤不問其出入平多從反問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祖發其屍耳
(匪夫得劇手重事)按通鑑子孟洛陽人以俠顯名景帝時吳楚及周
亞夫乘傳至河南而得子孟喜曰吳楚幸
大事而不求劇子孟吾知其無能為矣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

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

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又定問當是温

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其義士

也今節云之是無見識必非温公節也

伯智伯為趙襄子所威為之報仇變姓名為刑人挾匕首欲刺襄
子不果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伏於橋下為襄子所獲請襄子衣
殺劍三躍而擊 ○通鑑例每一年成數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

之乃伏劍而死

故石晉冬受夏而以此年係之曾問呂文呂文曰到此亦須悔然

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係年下面注所改年號

以此年係之按五代史石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婿唐清泰二年
以為天平節度使拒命發兵討之敬瑭遣兵求救於契丹契丹兵

為皇帝既得位以十六州之地以略契丹事之甚謹上表稱兒皇帝

帝却臣耻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敬瑭殺重榮契丹

問罪不已敬瑭以

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

漢大速與魏大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

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温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

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

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

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

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

可○問温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温公

之言便是有病堯舜比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

列人
以仁
知勇
為德

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温公以正直中和為
德聰明疆毅為才曰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明是智
疆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
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
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個合下說
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集覽 按通鑑外紀顯頊高陽氏娶鄒屠氏之
女生蒼舒憤微痔敵大臨志降庭堅仲容叔達八人天下之
人謂之八愷是也
列天二十三年初智宣子將以栾為後智果曰不如齊也栾之賢
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軍
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其不仁夫以其五
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栾
也知是必滅弗所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通鑑至姦者與
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定罪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

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去其實秦人上戰
功故以此一條為更法之首温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
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温公脩書凡與已意不合者即節去之
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比類多矣**集覽** 秦用商鞅計置爵
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
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之
首功之國或曰上猶尚也 ○問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
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
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
幾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
通嫺燕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丘大功業過人只是不
殺人温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

人又不信劇事意謂劇蓋何以爲輕重然文載周休其人極無
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子晉溫公好惡所
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復或溫公
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意悖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亡得
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集覽漢書高帝十一年上還長安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
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畜定扶蘇自使滅祀
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
曰朕笑吾直戰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掃而天下震動奈何以
天下爲戲乎上揖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
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
姓名上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見治乎四人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
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願公幸卒調護四人出上
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其風骨以爲必貴元封中拜相封中國公名譽赫然○胡致堂云

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

唐五代多敬宗見管見後唐莊宗○溫公之言如蔡麻穀粟且如

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

錄人家子弟若先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

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作成原無義例○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經了令接續讀去亦

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老龜一皆驗宋呂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

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集覽按宋鑑宋庠字公序雍

林亭士參知政事與呂夷簡不合出知揚州皇祐中拜中書平章

數言國家當鎮固根本嘉祐中拜相封營國公治平中改鄭國公

卒贈太尉益元獻爲人儉約好學不倦○唐鑑欠處多看底痔得
出特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一道使患未得

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

集覽

鑑開元二年復置十道按察使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致倍安得此具稱其職力止

○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止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

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對比于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未論到

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

事可言

集覽

位乃文商政釋箕子囚封北于墓注箕子此于皆紂之親戚也

通鑑隋煬帝十三年李淵遣其子世民擊西河郡校之斬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鴛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先是太業十一年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德儒等奏以為鴛於是白官稱賀詔以德儒拜朝散大夫

○范唐鑑第一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章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此處置豈可使如此休了如此

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

○唐鑑白馬之禍諸公論不及此

集覽

通鑑唐昭宣帝天祐二年梁王朱全忠殺宦者裴寂獨孤搶崔遠陸宏王溥守三十餘人於白馬駒一及盡殺之殺尸

○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

但理不及唐鑑耳

集覽

按宋鑑孫甫字之翰陽春人宋如之日計數千言與進士累官右正言時

事多所建明官至天章閣符制河北都轉
運使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
○呂伯恭晚年謂人曰

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

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

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舛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

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

有激便不平正集覽通鑑隋恭帝皇泰二年二月唐定

庸有戶則有調稅法唐初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文宗

之未版籍寢壞至德興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准下戶不

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揚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

數而賦於入量也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

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

其租庸調雜括悉省按本傳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父播舉進

士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炎豪爽尚氣父喪盡慕號慕不廢聲有

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次三世以孝行

聞至門樹六闕唐之德宗時拜相宦者

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官張君勱當得但言

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太史說得大好了

集覽張君勱按五代史居翰故唐掖庭令張從玖之養子唐昭

宗特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

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此際獲免其後梁貞攻仁恭仁恭遣居

翰從晉王攻梁路州以率其兵晉取路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在

宗即位與鄭崇韜並為樞密使在宗滅梁而驕宦官用事崇韜專

政居翰默上而已在宗遇弒進明宗即位居翰求歸里閭尋卒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

事未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

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

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入亦當

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

其賢叟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貪罪引愚歸怨

聖賢之心
無欲

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
未嘗不在則欲求殺之則不行得而已爾不必深辯譬象殺舜之
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
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
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
固未暇實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
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
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
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
無所怵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
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而又何

耻焉惟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
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逆避是
以其言及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
以為疑今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
若大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
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
何疑於此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
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
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集覽

統志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二十里一名嵎嶺昔許由隱此
堯召為九州長不欲聞縣耳水濱巢父牽犢上流而飲之即此上
有許由墓舜之人負罪引慝號堯心慕書大禹謨帝初耕歷山注
于田日號位干是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著腹變上齋粟督

禮亦久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後漢崔烈子鈞位列為三公蓋者
熱其銅臭烈擊之鈞走烈罵曰子彼父獨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
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烈漸而止邑酒且肉一記力記
酒且肉饗而後食人備犯責大甲首負而伊尹告歸商書咸有一
德篇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注伊尹不政大甲將
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也成王冠而周公不政史記
成王長能所政周公歸政於王王臨朝周公此百就王位宣王有
志而共和罷通鑑外紀周厲王出奔于彘二相周公昭公以太子
靜尚幼乃相與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王崩于彘二相奉靜即
位是為宣王二相罷政揚取夫夫婦所謂騎虎之勢通鑑周大象
二年齊公揚擊欲革周命及召大夫史庫守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
對曰天道精微誰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聖妻獨孤氏謂
聖曰騎虎之勢○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一句
景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
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為不穀此
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
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

得聖
人為
邦之
法

王夫又比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
物後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
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未却云形勢雖
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
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
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準此等說以為迂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
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
遷然漢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餘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
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
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二傳
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

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
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
子長亦惑之甚矣。○温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
從魏志也其理都錯其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
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
一邊年號只書甲子隼覽列傳按晉載詔聰吳王淵第四子博
涉經史孫吳兵法交結名士皇太弟以
為積弩將軍及淵借號封楚王淵死太子和立聰弑之而篡其位
求嘉中及陷兩都俘囚二帝却又承浮太后斬戮諫輔府藏空竭
氏不聊生在位七年而死石勒按晉載配勒武鄉郡人初為盜
後從劉淵為冠軍將軍大興初劉曜封為趙王既而與曜有隙曜
攻勒為勒所殺盡有秦隴之地咸和
中稱帝建國號趙僭位六年而死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
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
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

觀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
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
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
晉初亦未得正統自太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
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大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
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比自不得正統作
此時便
是無統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
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個書帝書崩而
餘書主書姐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紙
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只合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
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飛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

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果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

地集覽

太宗并了大原蒲鑑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至大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王繼元降詔賜爵彭城

郡○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末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

冠獲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王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主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楊雄荀彧一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天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彧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

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為操謀臣而劫遷九賜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立於南唐事亦相

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集覽

國志董昭齊陰定陶人初事袁紹歸

曹操勸操愜天子令諸侯卒成伯業拜司徒嘗上疏陳未流之弊卒盜定侯劉穆之按南史穆之清州莒人徙居京口從宋武帝平建鄴諸大處分倉卒立定累加尚書左僕射帝北伐留守建鄴肉總朝政外供軍旅次斷如流事無壅滯後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

其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

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殺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為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

貶周公趙盾不能改革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非

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

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

萬世之譏是豈以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

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篡

其職軼材博識為史臣自遷述黃帝以來至於麟止勒成一家世

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

抑則陽塞則矣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扼天下之筆

乎集覽趙盾盾出奔已而趙穿弒公盾遂復董狐書曰趙盾弒其

君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復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十五年太史書崔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蒯書而死者上乃舍

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漢書王侯高帝堯之後堯以火德

漢亦以火德故曰侯紹堯運也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

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入書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

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

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

舉其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替室陳氏

曰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

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

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為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為近古何

乃不為立志曰漢書缺典處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

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

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

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

志雖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

自悼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然有可議此却班

史之贊書蛇添足集覽八書漢書注司馬遷作史記

華紀

天官書六曰平準書七

禮書二書樂書二曰律書四此曆書五曰

程子曰其為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

楷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

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道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

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集覽張旭學草書

州吳人善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

既醒自視以為神世號張顛嘗對常熟有父老屢求判其狀張怒

父老曰見公筆勢奇妙欲家藏之耳遂判與之見擔夫與公主爭

道及公孫大娘舞劍幽閒錄云張旭書得筆法傳在魏顛真卿旭

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

得其神每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搥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醒

後自視以為神異

張子曰莫書不必近代有之必有筆削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

成章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為說既有草書則

經中之字傳為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集覽法備於右軍按晉書王羲之字右軍宋祁臨沂人寓居會稽

月從遵之從了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幼納于言及長辨贈書

書為古今之冠仕至

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

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口是有此理自流出集覽蒼頡作字按

吳村人生而神聖有四目黃帝時為史官因觀鳥跡蟲文而制文

字以付結紉之政百官以給萬民以察至泰成其籍而文不傳矣

○二平書其曉不得看者只見俗了今有個人書得如此好俗法

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偽者集覽

三王書南史齊張融善草書高帝曰卿恨無二王書法答曰臣非

恨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注二王謂王羲之及子王獻之也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

正士方是字集覽蔡君謨一被宋厚察表字君謨仙遊人天聖中

進士累官知諫院正色謹言精於使事下能能

欺所至有聲能文章尤工於書為當時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卒諡忠惠○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

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

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集覽米老理會得按宋鑑米芾字元章吳縣人寓居襄陽號海嶺外

史為文奇險特妙於翰墨書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精於鑒裁遇古鐘鼎器物書極力求取熙曲間以恩補校書郎歷洽光尉累官

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 ○南海諸蕃書最著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

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

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書雖多然無一筆

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

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自有法度人言求字體具八法蔡

行夫同張子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

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興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

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代表下其為人亦然集覽書窮八法書

書偏工書求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求字八畫也又曰○問

以求字為例蔡邕得之異人相符至張旭以授李陽冰也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

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

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

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

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

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

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二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

易以屏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

小篆
大篆
古文

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
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繁度外別出高消傾圈瓊奉則
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
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
此而已史籀始更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更變籀法謂之小篆
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
最先然所篆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
之文為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
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集覽史籀始更變古法謂之大
斗以為大篆注古書謂之篆文又盤曲貌李斯又更變籀
法謂之小篆史記秦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以為小篆。○秦丞
相斯憊滅聖經其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一家文字為篆書至

宋
日
相
煥

今與日月相易煥是固不可以罪捨其功也斯訣之後工其書以
名世者誰與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
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
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為治一惟刀筆更是任至以衡石
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為隸以便官府人惟使之趨則孰肯
背時所向而其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始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
興繇於秦而篆之廢亦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集覽秦

相李斯燔滅聖經史畧秦始皇帝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共
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
工士則學清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
今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傳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比
諸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士非今者族所不去者
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李陽冰按
通鑑李陽冰唐宗室也善古書法開元間為當塗令李白酒以其族

生理

卷八

十一

人往依之乾元初為縉雲令修孔子廟歲旱禱雨於城隍約以五日不雨將焚其祠如期果雨扶病退居吏隱山創臺曰忘歸多題詠篆刻為世所寶其後舒元興叙之云秦李斯作玉筋篆更入姓無出其右唐李陽冰窮入篆室獨能隔千年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實端吾唐矣 ○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

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二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殊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集覽

科斗鳥跡尚書序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實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

皆科斗文字云云科斗書發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史記倉頡黃帝史臣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備載為有文字恐人書之故鬼哭龍藏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補註

公孫弘武帝時舉賢良

對策事見史記尚上也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

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局嘗規規於貨利或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

頭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大學頭道對曰人多說其不

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

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

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補註此言應舉得之不得皆有命或謂科舉事業奪

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

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以不如此

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

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

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

一項人無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

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又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個少間只

是做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集覽（狼狽）王幼學曰顛倒失措者曰狼狽蓋狼狽是兩物狼狽前兩足絕短每前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矣○義理

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

惜舉業壞了多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

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

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

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已○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講教曰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

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

聖人教人只是為已

生理... 卷之五... 十一

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個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不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個自在一邊湏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

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來某平生窮迫惟不敢自以為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其奪人志○以科舉為上親而不為上已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會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各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會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

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
有害總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
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
見而為之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
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
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
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飲酒者見酒自惡非知
酒之為害何如也又有人天資有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
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自有得工夫去治此一
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大貪作科舉文

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
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
不妨只是把格式隱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迴避忌諱
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
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
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
一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明僥
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
去此等妄念方是真舉

雙峰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幸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况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亦意思更致

不效只是外於左翼非自家真味滋味非或科技與後已論故只是夫以爵夫爵置國中法害首○如問林舉之學曰如舉之字曰如舉之字會舉之字未竟舉之字當其舉之字如舉業之字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一卷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當其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六花化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集覽石曼卿按宋鑑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少以氣自名家遺落世事自顧不合時乃隱於酒真宗時為太子中允嘗進備邊策不報已而西方用兵帝思其言欲召用之而延年死矣其為詩文尚致建稱其意氣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之者

真風流人豪

志以承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
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談論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
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
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
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
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
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
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
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
粗用韻屬對此事遺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攷之蓋

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
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
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上雕鴉出在何處○古樂府只是詩中間
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
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
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
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雖有西晉以前如樂
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
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衣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杜甫
以前詩佳按唐鑑杜甫襄陽人初入蜀卜居成都嚴武鎮蜀辟為
參謀大曆初武卒蜀亂甫乃泛江游嘉戎次雲安移居鄰州之東
也所作有○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潘潛薄鮑
秋興等詩

主理人卷二 命詩念論

明遠才健其詩乃遊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鑣劍發霍倚杖
牧雞豚分明說出個極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沙礫自

飄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峻健

集覽 一劉琨按晉書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元帝時為侍中太尉
少與祖逖為友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常曰吾恐祖生先我

著鞭觀琨少工詩善吟詠為時所推重鮑明遠一按南史鮑昭字明
遠少工詩為世所尚仕宋為臨海王參軍詩評云為詩欲詞格清

美當看鮑昭謝靈運詩人中稱為鮑謝杜詩云後逸鮑參軍李太
白按唐書太白蜀郡彰明人母姬時夢長庚星因名之性倜儻善

詩賦尤工古歌才志逸邁天寶初召見金盞殿論當時事詔供奉
翰林後帝坐沉香亭召白為樂章乃援筆成清平調帝愛其才故

官之為高力士貴妃愛而沮之遂浮游四方卒於采石 ○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

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

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

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皇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

由慢底句法其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平蒼然十字却有力○齊

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謝靈運用

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

如毛穎傳午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集覽** 謝靈運按南

家于上唐長少好學博覽群籍和文章為江左第一仕宋為永嘉太守

襲祖父封爵故世稱謝康樂白居易日勿按唐書居易字樂天下杜

人元和初調藍屋尉後為左拾遺尋出為江州司馬久之擢主客

郎中知制誥與元稹多酬詠時稱元白會昌初為刑部尚書毛穎

傳舊唐書云韓愈作毛穎傳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謬者 ○唐明皇資宣奕邁只看他做詩出

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

逸氣際便有帝王底氣跋越州有石勤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
有明皇一首好有口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集覽** 賀知章字季

明人性夷曠善談說證聖初擢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
晚節充誕放遨遊里巷自號四明征客及秘書日外監天寶初請為

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
劉舟一曲卒年八十六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

底如首篇大雅又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

看他自家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

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集覽荆軻按通鑑刺衛人無太子聞其賢乃客之極

其禮貌稱為荆卿令劫秦王政反諸侯侵地方入秦賓客送至易

水使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反復為羽聲之皆瞑目○杜詩初年其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

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

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

兩卷多効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

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一篇合為一篇者

集覽陳子昂按唐書子昂梓州射洪人元敬子文明初舉進士上書言事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字累迁右衛門曹參軍

之文董至子昂始變推正下商稱
為海內儒宗所論著世以為法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

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

李太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

好又不如芙蓉露不落楊柳月中疏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

州詩好此不可曉曹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曹直說好使

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

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

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罵此詩到此句云

此詩不足為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常蘇州云寒雨

暗深更流螢度高閣自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

稱帝為人高索鮮食真欲所至之地掃室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

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此陶如何曰陶却
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
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高則自在其詩則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

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
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集覽唐詩蘇州按唐鑑高宗准物河

陰江二州刺史召為左司郎中自元中又歷蘇州刺史世號常蘇
州有集十卷杜工部按唐鑑肅宗時杜甫以嚴武薦為檢校工
部員外郎故後○高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

臭味也集覽子西浩然也唐鑑浩然襄陽人好節義隱鹿門山年
四十游京師王維私邀入內署俄玄宗至維以實對

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召問其詩云然拜拜自誦所為詩至不
才明主棄之句帝曰朕未嘗無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張九齡時為
刑州○韓詩平易子鄒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
牽得亦著如此做去集覽孟浩然唐書郊武東人少隱嵩山性介

士調渠陽尉後為參謀卒謚曰貞曜先生○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莊子說也了解
牛神妙然繞到那族必心沐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志動便是懼

處韓文開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
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子鄒語也說得好又曰爭

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
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恠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

集覽按氏族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苦吟每曰出騎弱馬
多即怒曰是鬼嘔出心肝乃已憲宗朝為協律郎一日晝見赤衣

人駕赤虬持一板書云上帝乘白玉樓召君子記遂卒時年二十
歲○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王川子輩句語雖險

恠意思亦自有渾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尊酒夜靜
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集覽按唐書憲宗齊源人寓居

河南號王川子好學博覽工詩嘗為

月餘詩幾元和並黨又為茶歌句多可敬言歸愈為○白樂天琵琶

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

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

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

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

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

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

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如高

其校房館亦正集覽按唐書張九齡字子壽始興人七

請誅安祿山以始興舊為曲江縣地故天下皆以曲江公併之也

永帝對起英帝日送之曰真宰相也元和和中拜相時准柔用其

以機政委之未幾藩鎮王承宗遣盜刺殺之

曼卿
胸非諸
公所及

裕贊皇人吉甫子穆宗初羅翰林李上凡師令大典册皆更其手

敬宗朝獻册奏六歲拜西川節度使建籌邊樓閣官門下侍郎拜

從容裁決沛然若無事時按唐鑑館河南縣人心好學風

度沉整德陸渾山開元中以薦為校書郎後置氏令玄宗幸蜀館

尚書○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

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

不耐寒云如此類然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否曼卿詩極有好

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

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等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

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

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

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

生里

有蓋

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

自在山谷則刻意为之又曰山谷詩成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

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

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集覽陳師道

陳師道字無已徐州彭城人高介有節安貧樂道諸經皆有訓傳

於詩禮尤家其為文師曾輩為詩師黃庭堅平淡雅興自成一家

元祐中蘇軾輩薦其文行除本州教授累遷秘書省正字後山居士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

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甚垂涕

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太詩

好崔得符小詩好集覽齊零記諸音是耕隴畝梁甫

實屬靈聖止相似問是誰家寶田疆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

絕地紀一朝被說言二執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箱國亦自晏子○古

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賦詩一日作直

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接日薰楊柳濃陰

醉海棠他是甚好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

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

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之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集覽

嵇中散按晉書嵇康其先本上唐夫人美詞氣有風儀性絕巧而

好假恬靜寡欲與阮籍等為竹林之游世稱竹林七賢仕至散中

夫○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

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

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

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

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個只是心裏

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盡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

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
心裏閑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磨歌今觀其詩如何
有此意○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
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
却又不學好底却只去學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吳東晉
也陳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
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
山谷不好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
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
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
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

謂梅聖俞長於詩曰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

平淡乃是枯槁集覽按宋鑑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詢

南主簿歷鎮安判官亡宗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遷都

官自外郎卒堯臣家貧好飲酒與物無作賢士大夫多從之游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之

中又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

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

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健詩曲徑

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

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集覽按宋鑑楊萬里

零陵丞時張浚謫居寓馬勉以正心誠意之孝万里遂以成名齊

政知奉新孝宗時召為國子監博士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進寶

見遠興發驟開謂必誤國憂憤激烈不食而死謚曰文節祠于李宮

氏族健唐元和間詩人以
宮詞各家凡一百有四篇逸詩九篇○明道詩旁人不知予心樂

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令是為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

之意如言沉有止今禮有闡思公乎今未敢言思是人而不言

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

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聲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

者也湘蠱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

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穆與衆殊越而淡薄平夷玩嗜

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

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和僻而養

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

聞初招情情之語重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寢

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和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

心而溺志者幾希集覽

十世孫也武公脩康叔之政百和集四

十七年大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

及武公年老作抑戒自警其辭見詩小雅抑篇

國語注楚靈王無道築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其臺美矣夫對曰

先君莊王為匏君之臺高不過均至國氣小不過容燕且人不廢時

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

謂此美其始矣未幾吳兵來伐出走餓死
周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正心曰祈招之性情式招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如
金有樂府之名韻會云漢孝惠六年使樂府令備蕭管故後世
近雅玄宗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弟子
三千人教於梨園謂之法曲弟子
○古今詩人吟風弔古多矣

社王
足以
訂十
古是

斷煙平蕪雲風澹月荒寒蕭瑟之伏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
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物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萬絕出
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集覽
文能詩有奇節第進士四系
官史館脩撰終中書舍人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觀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
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
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迄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
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
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
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
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

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
篇已不可一際齊而况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
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
重以為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
圓僞儻之為尚而極詆涪翁噫群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
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

經師也哉

集覽
按南史顏延之字延年臨沂人文章
冠絕當時仕宋官至太常延之與謝靈運齊名時

稱為顏謝沈宋之休宋之問傳魏建安後江左詩律至沈約宋之
問又加蘇麗珣沈宋休按南史沈約武康人傳通群籍善屬文仕
梁累官至中書將軍用陽州尚書僕射著晉齊梁書及文集數百
卷宋之問西河人傳儀觀善詞章武后時累官尚方監丞嘗與
張說詩撰三教朱英與章維稱一臺二妙中宗朝為脩文館文士
弟之梯以矯勇聞之懸精草隸世號三絕按宋鑑黃庭堅
涪州人以脩實錄請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自號涪翁與秦大愚書
曰某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魑魅耳目昏塞舊學廢忘是黔中一老

○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近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
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遠柳因而因杜韓因而華律
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為得非但句立語工字工而可
○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
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定今詩九幾變其間若
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而
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常則亦
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
其能而有所向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

理有闕焉如彼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
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
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
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矣正
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
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
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始始類俳
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推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
務養情性其他則六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
非併憂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
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

聖人
胸中
所蘊

人文
化成
天下

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賦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到學才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龍齋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不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韓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怕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揀敝通變因時損

益之理皆煥然可致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惟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溫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决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輝侈比日未足與議惟楊雄為廢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

古文

四八

六經治世之文

唐文籍之備蓋千百則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真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闢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無益於得也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

人有語及為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左丘明一按氏族云左丘明因春秋作傳杜預

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宋元豐中詔從祀夫子廟庭追封瑕丘伯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

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去班司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

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比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真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身要變亦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人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旣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

是四六却不衣雜

集覽

林文軒按氏族林謙之宋隆興中下第歸專心聖賢踐履之孝晚登仕版在詞掖

多論駁不得其言而歸師艾軒先生蘇頲按唐鑑頲武功人感玄孫父環累官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頲幼敏悟一覽千言累官修文館學士與父環同在禁中時人榮之開元中拜相

釋子念浚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

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却曉不得高騷計韻到篇終前面只

是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凡兩韻如此○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

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

如曾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

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

初賈誼之文質實見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

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

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締張平子非之

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締陵夷至於三國兩

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

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

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集覽**識締徐黃曰凡

驗也識上也言其義纖微也締有七緯易緯詩緯書緯禮緯樂緯

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也後漢張衡以為識書出於哀平之世虛偽之徒要世平資者所為耳

京賦精思十年乃成衡善器巧尤精天文曆算為太史令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人服其妙廷侍中宦官諛之作思玄賦以寄

情出為河間相嚴整法度上下肖然徵拜尚書風角鳥占漢書順帝時河內人張成善風角之占注顏師古曰角隅也謂候四方

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索隱曰世傳冰吹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文畧先數其声第一声即是甲声以十干數之辨其急緩以定吉

凶即所謂鳥占者也相如封禪書史記漢武帝時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上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死卓文

君曰長卿未死時著一書曰有使者來書以此奏之乃遺札之封禪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

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以此皆有不帖帖

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此虛氣象此之仲舒仲舒較

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致杜欽谷永書

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也 集覽

杜欽一按漢書欽南陽杜衍人延年子少好經書自編育而知名於時率直言歷陳災異拜議郎徵詣大將軍王鳳幕府多所匡益

谷永一按漢書永長安人博通經書元帝時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累遷光祿大夫終大司農 ○司馬遷史記用

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

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向承接便用解詁此義忽然掉了却說

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

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

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

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比善弱無

氣談司馬遷賈生文字雄家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

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

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踈量甚多然其人

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

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

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

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晁賈諸人文章殊

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

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集覽 李陵一按漢書陵隴西成紀人廣文孫善騎射愛人下士武帝以為

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荆楚勇士以備胡天漢中匈奴入寇詔李廣利等將兵擊之陵請自當一隊願以步兵五千遠涉單于之庭上壯之及與匈奴戰兵少矢盡降虜單于妻陵以女拜右校王用事及武帝聞之詔族其家焉 ○林文軒云司

馬相如賦之聖者楊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一作腔如何得

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集覽左太冲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少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沍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

所見不傳求為秘書即及賦成皇用益為序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時燒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問呂舍人言

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肯作對子了又問

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决勝賦其淺陋曰

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集覽鄒陽獄中書按漢

吳以文辨著名吳王欣有和謀賦上書諫下納去而之梁從孝王游被藩下吏從獄中上書有日月明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莫

不按劍而相盼者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雜奇而為方衆所麗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書上陽立出之卒為上客高適焚舟

决勝賦按唐鑑適字達大倉州人玄宗時與有進才官至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出為蜀診刺史卒適尚節義以功名自許

政寬簡所任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江總之徒按南史江總考城人紆之于篤學能文陳後王時為

戶部尚書日與文上孔範等詩宴賦詩有王樹后庭花之曲為長夜之飲謂之狎客禎明二年隋兵滅陳總亦被殺 ○問西

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

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

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

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

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

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

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賦文字熟少問做出

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孰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

文字

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
人文字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
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田有一段
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善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
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
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
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
幾字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
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
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
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
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

舛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
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
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
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闌鞞底或引程先生曰
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
書某人盛之曰吾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
出謂其不能發禪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龔似有理又云
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
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
二十左右歲做底文章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
得心平正其答他令更棹子這個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

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單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求字德底他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鵑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長了人的文字

集覽

鵑冠子表收其隱傳曰鵑冠子者楚人隱居深山中衣蔽履穿以鵑為冠吳測其名因服此師著書言道家事焉謗實師之後顯於趙鵑冠子懼其薦已遂與之絕鵑者局雉也

○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

辨古書之真偽曰鵑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真謂

鵑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

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

集覽

賈誼服鳥賦文選注曰賈誼為長沙王傳二年有鵑飛入誼舍鵑俗謂不祥鳥也誼以謫居自傷故為賦自廣曰野鳥入

室主人將去謂問于鵑予去何也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

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

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

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

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

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

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庾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

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
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
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
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
勢也周封康叔一按通鑑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弟武王克商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成王長舉康叔為周司寇有功賜衛室祭器以章有德厥後傳四十一君為秦所滅 ○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
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
一個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
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
註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
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

文者
貴道
之器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貴道
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
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及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
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
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
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利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
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
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
所做司馬遷與任安書一按漢書安榮陽人嘗為大將軍衛青門客後青日衰故客多歸霍去病安獨不北青故人同
馬遷為中書令尊寵用事安遺之書責以進賢之義劉原父一按
宋鑑劉敞字原父清江人武孫慶曆間舉進士累官知制誥奉使
契丹還知揚州有惠政徙鄆州道不拾遺累遷翰林侍讀學士侍
英不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官至集賢院學士敞學問淵源

為文尤瞻敏有
公是集行世

○韓十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初公墓誌詭

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推德輿作宰相神道碑

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

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

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集覽

按宋鑑杜衍字世昌山陰人屬保篤李羅進士中判陝州縣皆有

政迹慶曆中為相與韓琦富弼范仲淹同革弊事後以太子少師

致仕封祁國公卒諡正獻韓董晉曰行狀按唐鑑董晉字混成

鄉人擢明經拜兵部郎中持節使則統德宗授御史中丞貞元

中拜相後封隴西郡公卒諡文公作行狀以誌之推德輿按唐

鑑德輿秦州畧陽人韋之子少以文章稱德宗聞其才召為左補

闕累遷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仁宗飛白書曰記權輿記太宗飛白

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貝觀十八年卷左散騎常侍劉伯之詔也

縹緲鴻者羽之勢輕濃蟬置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

會眾羨裁成絕藝書圃之逸品也注蔡邕見役人以垂箒成字歸

而為飛白之書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

故後人倣之

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

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下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

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抵文字○韓文高歐文可學曾

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大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

費了許多氣力大意王平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

人小
皆足
當時
有名
之士
聖人
取先
樂進

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
者而其人才皆是當時有名之士蓋其文強拙而其辭謹重有欲
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
有其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
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足如
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大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

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子先王義胡

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宗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其善其之後

姚孝寧易亦好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集覽按宋

蓋臨江人受業兄靖之傳極書博紹興未舉進士及見朱熹慨然

志義理之學嘗為高安縣丞賑飢有方徙知宜黃縣孝宗時召對

首論民困兵驕累官知徽州善政甚多罷主雲臺觀光宗即位起

知袁州所著有訓蒙新書通錄墨莊祭儀時令諸書

宋鑑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渠江人元祐間進士調成都府推官

掃忠彥薦為左正言諭月章數十款司馬光言公者之免論蔡京

章厚之罪薦蘇軾蘇轍之賢忤執 ○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且學

政意譎官卒贈直徽閣益節 者曰他只恁平鋪無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

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李太白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

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天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

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其

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戰

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其之李不軟瞻不為所喜范文正

公好處歐不及集覽李于太伯按宋鑑李觀字太伯南城人通五

文章自成一家天下知其名皇祐間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後除

大學學說書既沒潤甫上其退居類彙皇祐續彙并後集詔官其子

參 ○嘗讀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

罵六一龍岡所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

如少字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

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

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

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

命之命

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
王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太白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
有此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何如曰他却似南曲曼但比南豐文
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罵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
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
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
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南豐見南豐
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
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
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
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寫但

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

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竟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

字簡勁如此曾子固按宋鑑曾鞏字子固南豐人致在孫

齊襄洪福明毫滄州所至務所氏疾告入為中書舍人文章與歐陽脩齊名世稱曰南豐先生○歐公文字大綱

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其議論平正耐點檢李太白文亦

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

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

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

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

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

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

三代
治
於

辰之光曜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
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
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
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
所適而非文也補註歐陽子治出於一治出於二之言見唐書孔
樂志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
不知聖人亦撰發會中所蘊自成文耳且如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皆詞章之文也 姑舉其最
而言則易之卦書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
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
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
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决知不得辭其責矣猶
若遠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文以為是

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

所謂文者所能當哉補註龜山楊氏曰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朱子曰道之顯
者謂之文不曰道而曰文謙詞也子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事

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克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

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

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

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

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

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

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

東京以降迄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

之文亦無定論補註

術謂刑名兵法也辨謂縱橫辨說也列柱奇

安徐樂武帝時曾上書戰國秦漢諸人自申商而下其著述言議

備見史記漢書宋玉屈原弟子長楊較獵揚雄所作二賦亦載史

記漢書 **集覽** 蘇張范蔡謂蘇秦張儀范雎蔡澤按史記蔡澤燕人

去應侯因是謝病昭王召見與語大悅拜客卿尋拜為相李斯

按通鑑斯上蔡人受學荀卿變籀文為小篆成一家之法秦始皇

時為客卿始皇用其謀混一天下拜為丞相從帝東巡帝崩乃與

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陳勝兵起高諸之腰斬于市陸生

漢書陸賈楚人有口辨從高祖定天下使南越拜尉陀為王稱臣

奉漢約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著書二十篇以好

時地善因家焉有五男出囊中千金分之令為產呂后王諸呂陳

平患之用賈計與周勃相結遂誅諸呂立文帝

臨淄人武帝朝以故丞相史上書言周室之弱秦室之強拜郎中

後為騎應令徐忠 按漢書樂燕郡無終人武帝時上書其略曰

賢主獨觀乃化之原銷末形之患其要在使天下無士崩之勢而

已武帝召見曰何相見之晚也拜為郎中

宋玉 按史記玉楚人

屈原弟子為楚大夫閔其師放逐乃作九辨述其志以悲之又作

神女高唐二賦皆寓言托興有所諷也

玉褒 按漢書褒蜀人傳

學能文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褒薦其有軼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

臣頌與筆立就上嘉之拜諫議大夫既而遺求金馬碧雞之神

義
之言
簡如

於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

之作而其蔽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

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沂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

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

之人其言諛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

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諛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

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

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

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賈董其論當

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

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

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補註號者呼也陳

說六藝謂六經其徒李漢嘗序韓文行世所謂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與劉掠潛竊為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皆其序中語詞不已出神祖聖伏見韓公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

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有荀揚

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彼其終

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

其徒之說攷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将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

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

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補註其徒謂東坡吾老将休付子斯文

歐公語今之韓愈與文不在茲皆東坡推尊歐公語俱見文集張侈大也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

知其果為一即為一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

與歐韓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

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補註朱子曰

之根本文章者道之技業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無出文便是道後人都因作文知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方作文所以二本而非一本矣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

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指

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

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昏喪祭蒐田燕

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

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

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

壺棋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缺如東坡
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
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二枚賜之云中
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而成議論似喪
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
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
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集覽昌化峻
靈王廟
按一統志昌化縣名隋初所置今因之屬儋州又按峻靈王廟
在昌化縣北十五里峻靈山祀山之神五代時建南漢始封為
鎮海廣德王宋改封
峻靈王蘇軾有記 ○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
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齋指
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令當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必

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
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
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
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其好讀字
細點檢疎漏甚多集覽伏波廟碑一按一統志伏波廟在瓊州府
東北化南漢路博德東漢馬援二人皆伏
波將軍宋蘇軾作碑銘按一統志韓文公廟碑在
潮州府治後今山宋遷在府治東韓山封文公為昌黎伯賜額忠
祐蘇軾 ○人老氣衰文益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
不到為其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
不衰然亦疏曾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楊解序者
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集覽南安軍學記按一統志
安軍屬 ○老蘇之文高言議論垂角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上後

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
曾文字爲止○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
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陽公
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
起頭其麻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
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
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
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
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
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
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

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何
某舊看一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
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云不能得
曹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
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
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
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闕首無意思又曰
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
人開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
說將去也無其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
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

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
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
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
篇議論天子處以為決非在一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纔
入此其攷據其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西門
巫事史記豹戰國魏人文侯時為鄴令鄴俗素信巫現歲為河伯
娶婦選良民處女投河中豹問知其害曰今歲娶婦幸來告吾亦
送之至見其女豹曰幸煩大巫入報即投之河中又繼投二
人群巫驚懼乞命從此遂止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問
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其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
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歛○看子由
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必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
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柱張以後文人無不

忠厚
全論

及之者○因說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
有言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
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
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
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
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鷓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
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
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湏是罰功湏是賞何湏更如此或曰
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不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
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
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

尋個往來合湊集覽

待月軒記按一統志其軒在瑞州府治東行春門外大愚山宋蘇轍調筠州府過南康

盧卓訪隱者舉日月以喻性理因悟其說至筠作待月軒以自省并記其事

○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

個字便是合當下一個字東坡所以伏地東坡輕入字不將為事

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

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

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

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此子道理故文

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

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

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

模擬人文字擬岷臺記是做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好有

數篇雖雜之三代諾命中亦無愧○南豐作筠州宜黃二宰記好

說得古人敦孝意出集覽

各宋初所置今因之屬折川府筠州唐

初所置今為常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質之奏

議序氣脈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

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田挽南豐詩甚服之集覽

歷官兵部員外郎兼待御史夙夙夙操有聞即言官至九置亭上

○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

有奏議文集數十卷行世

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三介

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及累正氣○陳後山

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欽祗一云便是今人文字因

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

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

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北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闔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朴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又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當初目思量不到然氣象依舊

非如後來之文一味識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一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半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得見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者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

集覽

按宋鑑

方平宋城人少穎悟絕倫書一閱不

盜文定初守蜀時得蘇洵與其子軫轍深器異之嘗薦為諫官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

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
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
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
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
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莊浪歐公
東坡亦比其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
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却是假底舊見務
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
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是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
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
字朴實頭引接朴實頭道理看者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
全無骨氣便以舞訝鼓者全眉眉眉眼只不是模樣人然皆足以惑
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時所尚如此

道者
文之
根本

只是人不知也全無本柄被入引動充而勃之且如而今做件物
事一個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編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
事全不理會真是可惜○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
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
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
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
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
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
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
討個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
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
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

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去三代而上
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
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
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
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個科段舊曾學曾為
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得及這
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
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絕要作文章便是枝
葉害著學問及兩失也○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
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一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
靠實而有條理如張_氏業及官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樞張氏

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

起發人意思集覽於議論文體而思深元祐初蘇軾薦于朝除大

學博士遷國史院編修官半取○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

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

○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

都要別換一舫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好文章

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

何如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

山學史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

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

皆一切跌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

闕較○作文何必苦用意又不可太頽塌只略教整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刀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此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拓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其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絕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集覽按宋德陸九淵居青溪之象山教授生徒世人稱為陸教授○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甚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有○嘗與後生說若會得漢書及韓柳文

孰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籠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两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會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袞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而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袞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

生理大全卷之六
論文公論
三五

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亦立偃僕牽頭曳足先斲腰齊軀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牆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

此衛爲夷狄所滅之因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辭仁人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斲棄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文章由道心而達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

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
筆端如策士說策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感人若果直見是非之
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宋文意近理者多
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
直須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
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
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
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
其於所當要者闕漏多矣今人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
始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
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

蓋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直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
優劣荷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有為律身
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
所謂出言有章者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
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集覽

國語優孟楚樂人相孫叔敖知其賢善持之叔敖死其子窮因負薪逢優孟曰我叔敖子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憂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值無為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雖之地負薪以自食如叔敖不如自殺於是亦王謝孟召叔敖子封之授立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
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
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

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夫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堦葉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狀

